

中国新实力派
作家作品文库

Mu Lan Hua

木兰花

璩静斋 / 著

一部力摈浮华的现实主义长篇力作
一部富含人生况味的当代世情小说

尘凡生活的客观再现 复杂人性的真实书写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穆静斋书画作品集

穆静斋书画作品集

穆静斋书画作品集

Mu Lan Hua

木兰花

穆静斋 /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木兰花 / 璩静斋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5034-7912-0

I. ①木… II. ①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6119号

责任编辑：程 凤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：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（发行部）

传 真：010-66192703

印 装：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：12

字 数：230千字

版 次：2016年9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：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39.80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部 尘封的记忆	1
第一章 抽烟的女人	3
第二章 填 房	19
第三章 “蛇精”	35
第四章 花 心	54
第五章 婚 变	74
第六章 家 丑	89
第七章 姑娘会·灯盏	107
第八章 退 学	121
第二部 网络时代	134
第一章 “波斯猫”	136
第二章 绿 茶	148
第三章 拉关系·小纠纷	160
第四章 心 意	176
第五章 拜访上海	191
第六章 忙内忙外	205
第七章 情感纠葛·警告	219

2 木兰花

第八章 官司·失恋	228
第三部 逝者如斯	246
第一章 回 乡	248
第二章 槐 花	261
第三章 有些事不曾预想	282
第四章 夜色寂寞如水	310
第五章 生活流·祭	331
第六章 俗世浮生	354
作者附记	375

第一部 尘封的记忆

雨，依然在下，天地被蒙蒙的雨雾搂抱着。我窝在高层公寓楼的一个不大的房间里，没情没绪地吞着云吐着雾。很多往事——包括听来的、猜测的或亲身经历的，穿过迷离的雾气，缓缓地向我的脑际聚拢。

我正预谋着制造一篇小说。它一定不同于我以前制造的那些被人讥为垃圾的网络文字。它一定不带香水味，不带奶油味，不带醋酸味，不带血腥味，不带铜臭味。我希望将它泡制成一壶溢着清香的绿茶。

前些日子，我奶奶木兰花老是给我打电话，老是在电话那头絮叨着家事的根根须须，枝枝叶叶。她说我爷爷严家乐那老东西真不是东西，成天游手好闲。她说她将一园子白菜换成了两条香烟。她说她梦见了我母亲披着猴皮，在村子周围到处游走，边游走边浪唱。她说老二蜕皮了，变得稳实了，不再弄那种桃红柳绿的事来烦她的心。她说老五坟旁的苦楝树下盘着一条瘦精精的灰蛇，赶都赶不走，她在树旁烧了一大沓黄裱纸，放了一挂十万响的鞭炮，那蛇才昂昂头，挺挺身子，慢腾腾地游走了。“你小叔父的魂呀。”她噓唏着……

我静静地握着话筒，聆听着那个苍老的声音。那个声音时不时地冲击我年轻而又有些老成的心，我脑子里似乎搅着一锅玉米糊。我隐隐约约在穿透时空，感受人事沧桑。我强烈地想将这些纷乱的东西从我的脑海里输进电脑里，打印成文本寄出去。然后，我才可

能有点轻松感。

如果我奶奶知道我写的是怎样的小说，她一定有点上心，我将在小说中展示她最主要的生命轨迹，包括她最忌讳的隐私。但我坚信她不会再甩我的耳刮子。她曾在电话里向我絮叨过我童年时期挨过她耳刮子的事。然后她再三声明说：“严瑞，你放心，我再不会甩你耳刮子啦。我老啦，想甩也甩不动啦。”

我记忆犹新。我小时候我奶奶严重地甩过我两次耳刮子：一次是因为我将她仅有的几根香烟丢到水沟里。另一次是因为我学着我母亲的样子，将从外面捡来的破胶鞋甩到她的面前，并拿腔作调地说：啦，破鞋。

第一章 抽烟的女人

在我心目中，我奶奶木兰花是个了不起的女性，我时常有给她立传的愿望。

不单是我，就是所有山石湾的人，都认为我奶奶木兰花不一般，她是山石湾老一辈女人的典范。她时刻都要跟男人平起平坐，敢将男人不放在眼里，男人做的她也能做，比如抽烟。

说起抽烟，山石湾的老一辈女人百分之九十九都嗜好（百分之一不抽烟的也是因为有不轻的肺病，老中医告诫：要想活得长，就别瞎凑热闹）。她们中如果谁不会抽烟，就被讥为同不会生孩子一样没能耐。结果你抽我抽大家抽，渐渐成了风气。这种风气就是当年妇女主任木兰花给带动起来的。男人们背地里称木兰花女烟鬼。木兰花说话办事比男人还风火。她总给缩手缩脚的女人鼓气：男人能干的，女人也能干。她还将夹着烟的手高高举起，很自得地说：“就拿抽烟来说，男人能抽，为什么女人不能抽？”

在木兰花的鼓动下，一些胆大的媳妇们开始学抽烟。女人抽烟自然受到男人的谩骂甚至挨男人的拳头。受骂挨打的女人告到妇女主任那儿。妇女主任便对男人一番教训：你这男人能抽，她这女人就不能抽？现在不比以往，男女讲究平等。你还想压制妇女？哼，有那么容易？

湾里的老人们对妇女主任木兰花很痛恨，时常背地里痛骂：湾里的良家媳妇都叫这个不正经狐骚的女人给教唆坏了。这个狐狸精一来，就狐骚狐骚地带出一帮狐狸。这些狐狸各个都在男人面前逞能，敲男人的腰背，踩男人的裤裆！

老人们骂木兰花不正经狐骚，说是抓了她的把柄：搞男人。二十三四岁的黄花闺女，一点脸面都不要，搞男人居然没有顾忌，真是邪门！大概镇里的男干部都被她搞了个遍。湾里有名的“百事通”严家环还有鼻子有眼地说：“某月某天的晚上呀，我他妈的从门缝里窥见一桩新鲜事：那木兰花搂着支书，往他的耳里吹风，亲他的脸，啃他的嘴。然后就——”

“然后就怎么了？”别的人听得起急了，打断他，“是不是就滚到了床上？”

“不敢瞎说。我老婆瞧见我偷看人家的风流事，骂我贼鼠，将我生拉死拽给拖走了。喔，他们肯定是睡过觉的，睡起床来肯定灭了亮，黑灯瞎火的。你长了猫眼？你能瞧得见？”

一阵肆意的笑声。

很快又有小道传闻：别看严家环那主儿有鼻子有眼说人家木兰花风流事，他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公狐狸。他自己见了木兰花，两眼就直了，多次深更半夜在木兰花窗下捏着喉管调人家木兰花。木兰花没理会，只当是发情的公狗在乱叫唤。木兰花算肚量大，要不给他定个调戏妇女的罪名——哼，那主儿可就吃不了兜着走！

“喂喂，”有人插嘴，“木兰花怎么知道是严家环那个主儿呢？”

“嘿，这还不容易？凭妇女主任平素那股风火劲儿，要查的话，还怕查不出来？”

嗑闲渐渐嗑出不屑来，也渐渐嗑出些许艳羡：严家环真他妈的一个傻鳖。人家木兰花是什么人？凭什么要看上你？你要相貌没相貌，要本事没本事，要钞票没钞票。嘻，胆子倒不小，敢觑着脸皮打人家木兰花的主意，结果撞上人家支书。人家支书又是什么人？人家支书才跟人家妇女主任般配呢。要个儿有个儿，要眉眼有眉眼。呵，支书也算有福气。家花采到手五年，五年都在抱着药罐，娃也没弄出个娃。家花病枯得快没汁儿了，捡朵汁儿浓香的野花，倒也占便宜。木兰花那娘们比他家里那糟糠头水灵多少？支书自己知道。

木兰花当妇女主任的那阵，菱花不过是山石湾的一个年轻媳妇。菱花讨厌人们嚼木兰花的舌根。木兰花搞不搞男人是她自己的事，碍你们什么了？菱花喜欢木兰花，木兰花眉眼耐看。木兰花不像别的干部戴了帽子，就歪了脖子，摆臭架子。木兰花待人和善，见到湾里的任何人——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，男人还是女人，她都笑嘻嘻的。木兰花总热心帮助人。不过，木兰花好像有一个原则，她帮女人不帮男人（当然，年老体弱的爷辈老男人除外）。

严家富因为饭烧糊了骂老婆菱花：“日你娘的，饭都烧不好！”菱花对自家的娘很孝顺，谁也不准骂她娘。她僵着脖子，气势汹汹地叫：“我娘招惹你什么了？！”严家富一皱眉，喷着嘴沫子：“老子要骂！日你娘！养你这个贱货！”菱花嘴唇哆嗦着，回敬：“没娘养的东西，要日去日你的娘！”结果两人由动口到动手。鸡飞蛋打，狗跳娃哭叫。在湾里蹲点的木兰花闻讯赶了来。菱花像见了救星一般，涕泪交加地向木兰花哭诉。

木兰花抱起坐在地上哭得有点噎气的小秋平，训严家富：“屁大的事就骂娘，算什么男人？你以为你是个人，是不是？菱花拖着个嫩娃，家务活一大堆，容易吗？你也长着一双手，你自己干吗不烧饭？菱花饭烧糊了又怎么样？还怕你吃不下？不吃拉倒！”转过身来拽过菱花，说：“下次别烧饭。由他去！你上我那儿吃。家务事也别管。看他还能将你怎么地？”

严家富咬牙在心里骂：木兰花骚娘们，狗咬耗子多管闲事！愤怒归愤怒，严家富又不敢得罪妇女主任，也不想家里没有娘们操持，便当着木兰花的面向菱花赔不是，“下次由着你，行了吧？下次不骂娘了，行了吧？下次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行了吧？”

木兰花瞟了一眼严家富，“你这态度不到位。有你这么直着脖子粗着嗓门赔礼的吗？”严家富嘿嘿干笑。木兰花一摆手，说：“算了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以后夫妻要互敬互爱，互相忍让一些。”

有妇女主任撑腰，菱花的腰背也渐渐硬直起来，不再像以前那

样在严家富面前软头软脑的。

不只菱花喜欢木兰花，山石湾的女人大都喜欢木兰花。木兰花和山石湾的女人打成一片，木兰花帮助她们在男人面前扬眉吐气。时间一长，山石湾的女人几乎人人都深受木兰花的影 响，不在乎男人，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：抽烟。

尽管时间流逝，人事不断变化，山石湾女人抽烟的习气依然保留下来。如今，在山石湾女人当中，抽的烟档次最高的要数菱花，而且菱花抽的烟都是贡品，秋平会源源不断地向老娘“进贡”的。菱花每次见到湾里的一些老相识，总要顺手递给对方几根好烟。

木兰花无论烟瘾多大，回二三百里之外的原平娘家却克制着不抽。原平那一带最不兴女人抽烟。原平人认为女人抽烟与不正经是挂着钩的。这似乎也有一点事实做依据。原平一带屈指可数的几个抽烟女人，几乎人人都有一段风流韵事，时常被大家拿来作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木兰花要是在娘家人面前吞云吐雾，准得被唾沫星子淹个半死。

木兰花的爹娘曾在大外孙严木根三岁时去过一趟山石湾。他们没想到自己叫呱呱的女儿最终嫁的竟是个穷山沟。绵绵长长、弯弯曲曲的山道儿要靠脚一步步地去量。穷山沟的风气还不好。媳妇们手指头夹着香烟，抽得比男人还来劲。爹娘互相埋怨起来。

“你这死老头子！当初我想派人察访察访这地方，你嫌我多事！”

“老婆子，我不怨你你还怨我呢！兰花二十岁那年，我想兰花嫁原平李家，你不同意，你嫌人家李家一窝子光棍，贼穷。现在呢，人家李家可是门头光亮，招来的都是些齐整的花媳妇。”

“哼，头发短见识短！严家送你几坛酒，你就依了人家。”

“你懂个屁！你以为你女儿还像以前那样是个香饽饽？”

娘轻嘘了一声。“小心让女婿听见，外孙娃都小树秧般地挺起来了，你还翻炒这些陈芝麻烂谷子。”

爹白了娘一眼。“谁叫你先提？”

爹娘头一次来，木兰花既高兴又犯愁。矮门矮户，吃的是糙米、老干菜，喝的是山间自制的粗茶。木兰花跟严家乐嘀咕：我爹娘头一次跨你们严家的门槛，你总得弄点什么像样的东西来招待招待吧。

严家乐不吭气，转到内屋，提出了那杆很久没沾腥的猎枪，出去转了两个多钟头，弄来了两只山鸡。严家乐膀子上道道血痕，脸上也有一道血痕。他将山鸡扔到地上，脸色有点幽幽地说：“这东西真他妈的鬼头，吃了子儿还硬是往荆棘丛里钻，害得我爬进荆棘里去捞了半天。”转过脸来，对丈人丈母嘿嘿笑了，顺着孩子的口气说：“外婆外公，你们今天来了，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东西照应你们呢。”

丈人丈母说：“照应啥？我们来望望门向，瞧瞧外孙。”

山间的野味还算鲜美。炖得香喷喷的山鸡一上桌，馋得直流涎水的严木根踩着马扎爬上桌边的高脚凳，努力伸手去抓瓷花碗里的鸡肉，鸡肉刚抓到手，却又抖抖给掉到地上了——太烫了。严木根哇哇哭得山响。木兰花有点恼火，一把将严木根从凳子上拎下来，虎着脸：“馋不死你这个崽子！”捡起地上的鸡块，拿凉茶冲了冲鸡块上的灰尘。“别哭，给我歇着嘴巴！”将那鸡块塞到严木根的嘴里。

爹叹口气说：“跟娃儿好好说话嘛，别朝他嚷嚷。”

娘不停地用嘴吹山鸡身上冒出的热气，拿来筷子夹着鸡块哄劝严木根。严木根脸上挂着泪痕，像小猫一样边哼唧边吃。那一大碗精瘦的山鸡有一大半成了严木根的腹中物。

爹娘待了两天就动脚回原平。走时爹阴着脸，娘抹着泪。木兰花带着严木根送爹娘。开始严木根闹个不停，不要外婆外公走。外公说：“不让我们走，你家又没有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。”严木根舞着手说：“让我爸打山鸡。”外婆笑了，刮了一下严木根微翘的小嘴唇：“那就填你这张馋嘴。”木兰花一直不说话。严木根见母亲不高兴，也就慢慢乖了，不闹了。

到了鹰咀岩，路见得宽了些，也平了点。岩下停着一辆牛车（严家乐提前在那边的亲戚家借的）。上牛车前，爹娘在岩下立了会儿。

娘面对木兰花，噙着泪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学坏了？抽起烟来了，还瞒着我。昨晚躲在牛栏里抽烟的是不是你？”爹狠狠心说：“过去窑子里的女人才抽烟。你要不戒烟，就别回原平。我们让人笑话不起！”

我奶奶木兰花也着实戒过一阵子烟，那倒不是为了回原平娘家——她好几年才回一趟原平，并不是不想回去，而是因为回一趟原平，是要花不少资费的。木兰花是在她怀娃娃期间戒的烟。这是接受湾里的老中医的告诫：要想娃娃不痴，就得戒烟。

老中医的告诫不是拿着虚套子吓唬人的，而是被实践证明是如此的。最有力的例证就是严家环的婆娘。严家环的婆娘是个“大烟肉”，因为怀娃娃没戒烟，生的几个娃没有一个像样的，不是脑子有问题，就是身段不齐整。严家环为此很恼火，经常骂婆娘坏子贱，养出来的种没一个拿得出去的！婆娘被迫将烟戒了，才接连生出两个像样一点的小子，算是封了严家环的那张臭嘴。

木兰花头胎怀孕时，硬憋着不抽烟，烟瘾实在上来了，就往嘴里塞点干豆豆。那阵子严家乐没敢当着木兰花的脸抽烟，而是避到外面去过过烟瘾。木兰花一闻到烟味，就流鼻涕，打哈欠，没精打采的，那痛苦的样子不亚于吸毒的人发了毒瘾。

五六年间木兰花接连生了三个小子。怀胎生育实在耗人血气。木兰花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不由得有点沮丧：五谷杂粮才吃了三十多年的人，眼角就出了一大批褶子。自从有了这三个小子，自己就没过上一天清闲日子，三个小子闹腾起来，恨不能将屋顶上的破瓦都给震碎。

他们闹腾的主因，多半是为了吃。别看他们那三张嘴虽小，可吞起东西来简直是无底洞，一天到晚都可以不歇，跟家里的小牛犊差不多，下面尾部在排泄，上面嘴巴照常在咀嚼得勤。只要大人一离家，这三个小家伙便在家里翻箱倒柜，寻找能塞嘴巴的东西。可是翻来倒去，他们也很难找到吃的东西，只有巴望着能早点吃上饭。

三个小家伙常常在饭还没做好就到厨房里转悠。只要母亲的饭一做好，他们就纷纷嚷嚷要吃饭，越是小的越是嚷得厉害，这个时候，母亲发火也是不大顶用的，他们甚至在肚子饿急了的情景下，将锅里的饭全部瓜分，而不顾父母吃没吃。

那天晌午，木兰花刚做好午饭，湾东头的李家老太太跑来找木兰花，说他们家儿子媳妇又在屋里打架。木兰花撂下家里一摊子事，就赶去劝架。湾东头的那两口子都是烈性子，又都死要面子，打架也就与众不同，关起门来一声不吭地闷打。平素木兰花也没少被老太太拉去劝架。木兰花不愧当年当过妇女主任，劝架还是有一套的。那两口子这回打得可比任何一次都凶，老太太跟木兰花哭丧着脸：那两个瘟尸的，打架都不要命了，造孽呀！一个拿菜刀，一个拿锄头！兰花婶，你快点帮我去解劝解劝喽！

木兰花将那边的两口子给劝解开，约莫耗了两个时辰。她刚到家门口，就听见老大严木根在小房间里训他的两个弟弟：“馋猫！将东西都吃光，爸妈还没吃呢。”接着她又听见老二尖脆的声音：“你不也吃了么？”老三清亮的应和声跟着响了起来：“你不也吃了么？”再接下来，是一阵和声：“你没吃么？你不也吃了么？”

在三个儿子当中，老大严木根还算懂事，母亲走后，两个弟弟吵着要吃饭，他事先拿来两个花瓷碗装了饭，饭头上各夹了一点菜，搁在饭锅里，留给父亲和母亲。余下的饭菜很快就被大家瓜分掉了。严木根吃完饭，出去扯了一会儿野菜（喂猪），回来发现他留给父母的那两碗饭都没了，他害怕父母回来骂自己，就冲两个弟弟发火，他确信是两个弟弟干的，他们俩准是在他出去后，又将锅里的两碗饭吃了，说起来，他们算是吃了两顿饭。两个弟弟都不是软角色，理直气壮地顶撞哥哥。

木兰花黑着脸走进屋。老大严木根怯怯地叫了声妈，说：“我留给你和爸的两碗饭，都给弟弟吃掉了。”老二和老三连忙辩解：“妈，我们没吃！”老大气愤地说：“你们没吃，谁吃了？”两个弟弟

居然同时指向老大：“是你吃了！”

三个儿子互相抵赖。木兰花气不打一处来，吃了就吃了，还要赖说没吃！她随手抓了根棍子，首先拿老大开打。“你是老大，就由着他们胡闹？！”棍子下到严木根的腿肚上，很疼，但严木根不敢吱声，眼里含着泪花。老二和老三每人屁股上都挨了两棍子。木兰花咬牙骂：“看你们日后还说不说假话！”

老二犟嘴：“我没吃！”

老三看了老二一眼，也一口咬定：“我也没吃！”

木兰花吼道：“那是狗吃了？！”

严家乐进来了，挑挑眉，说：“又发什么威呀？”

木兰花指了指锅里，忿忿不已：“这帮崽子，真是翻了天！吃饭不顾娘老子！”

严家乐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哎呀，饭我吃了。我以为你吃了呢。在人家那里待了那么长时间，人家还不给你管饭？”

木兰花嫌恶地瞪了瞪严家乐，严家乐明明是在袒护老二和老三，他吃什么？哼！有这种说假话不脸红的老子，儿子能跟着学好吗？她想出出怒气，可转脸一想，自己没多会儿还在劝湾东头的那两口子，说夫妻间凡事还是互相忍让着点好，吵吵闹闹伤和气，对孩子影响也不大好。自己这会儿一回家就跟严家乐吵架，传出去总是不光亮的事。木兰花强咽了怨气，下厨房煮了点小麦糊吃了。

其实木兰花这回判断有点失误，严家乐的确吃了一碗饭。在严家乐回来之前，老二和老三分吃了一碗饭，那应该是老大留给母亲的那份子。

那之后，木兰花就决计不想再生孩子。这才三个小子，当娘的饭份子都给他们抢吃了，再要多上一两个，那自己还有日子过吗？

严家乐脑子里转悠的跟木兰花不一样，他说，干吗不生？生一窝子娃才热闹。再说了，光有龙，没有凤，那哪成？木兰花跟严家乐较劲，可终究较不过他。男人这一点的确比女人厉害。他可以一边享

乐，一边将女人肚子搞颠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比在后园子里种树要省力多了。老四严木兰就是这么被严家乐从木兰花肚子里搞出来的。

严木兰在木兰花的大呼小叫中下了地。老中医的婆娘一番麻利地收掇后，出房搓洗血糊糊的手，轻描淡写地对严家乐说：“没带把儿。”

严家乐乐滋滋地说：“没带把儿？真的没带把儿？好，好，真好！”

严家乐咧着嘴出去晃悠了半天，弄来四只山鸡和三只斑鸠。他一进屋，扔了手中的东西，径直进了内间，爬到床头亲女人的脸。

“兰花，你要是再给我生个小子，我就不给你弄这鸡儿鸠儿。老四是闺女，咱们到底有凤儿了。好！好！”

欣喜的严家乐特地在严木兰出生的第三天隆重地操办“三朝”喜宴，款待亲戚朋友。严家乐在酒宴上破例喝了酒。严家乐本是山石湾男人中唯一不能喝酒的。他一喝酒就浑身起红疙瘩。老中医说严家乐的体质不适宜沾酒精。那天严家乐才喝了一两老白干，周身爬满红疙瘩，奇痒，喝了老中医的两碗药汁，那红疙瘩才逐渐消退。

严家乐高兴婆娘给他生了个千金，经常搂着婆娘亲嘴。木兰花趁严家乐亲她的时候撒娇：“家乐呀，你可得给我保证哟，这老四是最后一个了。你以后不准再在我肚子上打主意了。”

严家乐歪着脖子，举手朝女人行了个礼：“是，老婆大人，我保证！”

木兰花看着他不伦不类的样子，扑哧笑了，伸手朝严家乐那张开满油菜花的脸上抹了一把。“哼，你能保证？你怎么保证？不跟我同床？”

严家乐诡谲地笑笑：“不跟你同床，那叫什么夫妻呢？”

木兰花有意咬着牙拎了拎严家乐的耳朵：“说！又玩什么鬼把戏！”

“我能玩什么把戏？”严家乐装作委屈的样子，“我嘛，不过跟老中医讨了一纸验方。”

“什么验方？”

“现在不是公布的时候。”

“什么狗屁的验方！还弄这么神秘？”

“不神秘，晚上我们俩睡觉时你就知道了，很简单的。”严家乐

的嘴又蹭到了女人的脸上，“你放心，保证没事的。”学着评书的调子：“你是我老婆，难道我还害你不成？”

油腔滑调的东西！木兰花掐了掐严家乐那翘得老高的屁股。

严木兰九个月的时候，木兰花发现自己的肚子又有了变化。

“严家乐，你这狗娘养的！你当初怎么跟我保证的？！”木兰花气忿难平。

“这不能怪我，这是老中医那老家伙骗了我！”严家乐急切地推卸责任。

木兰花冷笑：“那你就找那老家伙去？”

“那是当然。我不找那老家伙，我还能背着蒙骗我老婆的黑锅？”严家乐理直气壮。

木兰花点指着严家乐：“严家乐，我告诉你，你他娘的就知道花言巧语地骗我，你以为我相信你的鬼话！”

“你这说的什么话吗？你好像就确信我骗你？哎呀，我们不要为这种事吵好不好？传出去让人笑话的。你看，这周围，有谁像你，成天为着这种事计较，你去问问严家环的老婆，问问严小五的老婆，她们跟老公睡觉，弄出孩子，还为这事吵？”

“呸！你少拿她们跟我说事！她们是什么人？是懦弱好弄的糍粑，就凭着男人捏，怎么捏怎么好！”

“那有什么吗？男人弄自己的老婆是天经地义的，不弄自己的老婆，弄外头的女人去？”

“你少跟我说这个！你不要脸还要搬出一大堆理由！你有什么本事？这家里的事，哪样你当事，哪样你上心？你屁本事没有！只有晚上搞女人的本事！”

严家乐烦躁地咽了咽口水：“你这娘们真是奇怪！你要真是耍脸的话，我能搞上你吗？”

这一点刺着了木兰花的痛处。“不要脸的东西！”她顺手抄过一个家伙——大儿子严木根捏的泥菩萨，朝严家乐砸过去。那泥菩